

重审核武器的作用

李 彬 肖铁峰

摘 要 当前,核军控外交的势头高涨,但是核裁军与核不扩散的步伐却依旧缓慢。其原因在于,核武器的作用被不恰当地夸大了。由于核禁忌的存在,利用核武器来遏制核进攻,其作用并不大;除了作为最后手段,利用核武器来遏制非核进攻,这是不可信的。实际上,核武器更多地是被用作被动性的强制力量以及国家地位的象征。从促进防止核恐怖主义、核不扩散、核裁军的角度出发,有必要进一步降低核武器的作用。

关键词 核武器 核禁忌 核威慑

2010年上半年是核军备控制(包含核裁军、核不扩散与防止核恐怖主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段。在这个时段中,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的领导人举行了第一次核安全峰会^①、美国和俄罗斯签署了新的《战略武器削减条约》^②、美国颁布了新的《核态势评估》报告^③、《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成员国举行了新的审议会^④。所有这些都指向一个问题:如何降低核武器的作用?在此之前,一场规模巨大的无核化运动使得全世界都感到兴奋,美国总统甚至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然而,对比一下可以发现,今年上半年在核军控领域取得的进展与无核世界仍然相距甚远,尤其是世界范围内核武器的作用并未见明显下降。这种情形迫使我们重新审视目前核军控的症结在哪里,核武器的作用到底有哪些。在当今西方话语权

* 李彬,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教授;肖铁峰,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博士生。(北京 100084)

① 第一次核安全峰会的联合公报,见“Communiqué of the Washington Nuclear Security Summit”, April 13, 2010, <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communiqu-washington-nuclear-security-summit>.

② 美俄新核裁军条约文本,见“The New START Treaty and Protocol”, The White House Blog, <http://www.whitehouse.gov/blog/2010/04/08/new-start-treaty-and-protocol>.

③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n Department of Defense, “Nuclear Posture Review Report”, April 2010, <http://www.defense.gov/npr/docs/2010%20Nuclear%20Posture%20Review%20Report.pdf>.

④ 审议会最后文件,见 2010 Review 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 to the Treaty on the Non-Proliferation of Nuclear Weapons, “Final Document”, New York, 2010, [http://www.un.org/ga/search/view_doc.asp?symbol=NPT/CONF.2010/50\(VOL.I\)](http://www.un.org/ga/search/view_doc.asp?symbol=NPT/CONF.2010/50(VOL.I)).

所主导的国际社会中,核威慑是核武器领域的中心概念,这样一个中心概念到底是一个装饰品还是反映了核武器的本质,尤其值得深思。

核禁忌与首先使用核武器

核武器最基本的作用是其物理毁伤作用。核武器在发生爆炸时,核材料中的原子核在非常短的时间内进行大规模的裂变、聚变反应,释放出大量能量,并由此产生冲击波、热(光)辐射、瞬时核辐射、电磁脉冲、放射性尘降等核爆炸毁伤效应。这些毁伤效应构成了核武器的最基本作用。如果使用核武器,就是在直接利用这些毁伤效应;如果进行核威慑、核讹诈,就是在利用这些毁伤效应所产生的心理作用。在过去半个世纪中,人们对核武器的毁伤效应有了较为充分的科学认识。真正引起人们争论的不是核武器的毁伤效应有多大,而是在什么场合核武器会被真正使用、在什么场合核武器会被用来强制对手、对手是否会就范。

对决策者来说,在什么场合下对手会真的使用核武器来攻击自己,这是极为重要的问题。即使对手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不大,从最坏打算的角度(worst-case assumption)出发,一些决策者也会假定对手会这样做。为了便于决策者考虑这个问题,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一些学者以防御性现实主义为基础,发展出来一套思路用于回答如何避免核进攻这一问题。这一思路也被称作战略稳定性理论。战略稳定性理论重点考虑如何不让拥有核武器的国家首先使用核武器。按照理性决策模式,如果这个国家在首先使用核武器后会受到核报复,而且核报复非常严厉,可以达到确保摧毁对手的程度,那么,面对这种不可接受的损失,这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就会放弃首先使用核武器的企图。这就是典型的以核武器遏制核进攻的核遏制战略,或称核威慑战略。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就是这一理论的建设者之一。^① 重审这个理论,我们发现,战略稳定性理论只是说,核报复如果达到确保摧毁对手的规模,那么就能够遏制核进攻;至于核报复达不到确保摧毁对手的规模,是否就会遭受核进攻,这个理论并未给予判断。或者说,战略稳定性理论研究的结果表明,拥有强大的核威慑能力对于防止核进攻是充分的,但是,该理论并未证明核威慑对于防止核进攻是必要的。

在没有有效核威慑的情况下,核进攻是必然会发生还是不可能发生呢?在1945年以来的国际关系实践中,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没有有效核威慑就会招致核进攻;但是却有证据表明,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即使能够通过核进攻获得一些利益,而且没有面对核报复,它们也没有发动核进攻。一些学者认为,这是因为国际社会存在着一

^① 对战略稳定性理论的全面评述,见李彬《军备控制理论与分析》,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2006年,第66—88页。

种强大的规范——核禁忌。^① 这种核禁忌限制了决策者发动核进攻的愿望。核禁忌的有效性越高,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发动核进攻的可能性越小,核威慑的价值就越小。现在,核领域的专家学者都倾向于承认存在着这种不使用核武器的核禁忌。只不过一些专家不敢肯定核禁忌是否是百分之百有效的,而核禁忌一旦被突破,后果又极其严重。为此,一些专家宁愿继续采用核威慑的手段来遏制可能性非常小的核进攻。一个公允的看法是:在当今的世界上,国家发动核进攻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如果核威慑政策在遏制核进攻方面还有些作用的话,这种作用也是非常小的。

人们对核禁忌现象的认识还能说明另外一个道理:使用核武器遏制非核进攻通常是难以置信的。核禁忌是一种社会规范。如果对手使用核武器,自然就打破了这种规范,这样,对核进攻实施核报复就不会受到核禁忌的约束。所以,使用核报复来遏制核进攻虽然用处不很大,但是,这种核报复是可信的。对手如果发动非核进攻,通常而言核禁忌这种社会规范仍然存在,因此,使用核武器去报复非核进攻就会受到核禁忌的约束。这就是事实上的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如果一个国家的社会形态被对手的非核打击所摧毁,核禁忌这种社会规范也可能就不存在了。在这种情况下,将核武器作为最后手段(last resort),用来报复毁灭性的非核打击,这是可能的。也就是说,除非作为最后手段,利用核报复来遏制核进攻是不可信的。使用核报复来遏制非核进攻,这种做法被称作一种延伸威慑(extended deterrence)。如前面分析,这种形式的延伸威慑在一般情况下也是不可信的。

被动性的核强制

在西方主流话语中,核威慑被看做是核武器的主要作用。问题是,核威慑的内容是什么呢?或者说,核武器用来遏制什么样的行动呢?如果核威慑用来遏制核进攻的话,其用处并不大,原因在于核禁忌限制了国家首先使用核武器。如果核武器用来遏制非核进攻,除了作为最后手段,使用核报复来遏制非核进攻的可信度非常低。

冷战期间,美苏对抗严重,双方担心对方发动先发制人的核打击;北约方面担心苏联及其华约会发动大规模的常规进攻。在这种情况下,声称核武器用来遏制核进攻、遏制大规模常规进攻,这样的说法还可以获得一些支持。冷战结束之后,如果继续认定美、俄会首先使用核武器来攻击对方,这种说法已经不那么令人信服了。为此,美国必须为其核武器的作用再找说法。布什政府找到的说法是“精心剪裁的核威慑”,其含义是针对不同的安全威胁美国要采用灵活可变的核反击措施。^② 奥巴马

^① Nina Tannenwald, “Stigmatizing the Bomb: Origins of the Nuclear Taboo”,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9, No. 4, Spring, 2005, pp. 5—49.

^② James Cartwright, “Statement by General James E. Cartwright, Commander, United States Strategic Command, Before the Strategic Forces Subcommittee, Senate Armed Services Committee, On Global Strike Plans And Programs”, March 29, 2006, <http://armed-services.senate.gov/statemnt/2006/March/Cartwright%20SF%2003-29-06.pdf>.

政府的《核态势评估》报告则采取了不同的表述方式。其中申明,美国不保证其核武器的唯一目的是遏制核进攻,理由是,美国还要用核武器来遏制那些拥有核武器或不遵守《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国家使用生化武器。但是,该《报告》表示,只有在保护美国及其盟国和伙伴至关重要的利益的极端情况下,才会考虑使用核武器。冷战结束至今,美国关于其核武器的作用的说法虽然不断在调整,但是,这些说法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避免明确表示什么情况下会使用核武器、什么情况下不使用核武器。其他一些核武器国家,包括俄罗斯、英国、法国也都模仿这一点。在中美之间的核交流中,尽管美国的核专家一直推动中国方面提供更大的透明度,但他们却表示,在使用核武器的条件上保持模糊性是美国核战略的基本思路。妨碍美国明确划定使用核武器条件的原因在于,美国期待其核武器发挥更多的强制作用。

从加强威慑效果的需要来看,美国应该明确说明哪些情况下美国会使用核武器,由此表明美国在这些条件下使用的决心非常大。^①可是,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下,美国会使用核武器的情形是难以想象的。如果美国将其核武器的作用仅仅限定为极为罕见的情形,那么,美国的核武器就显得没有什么用。例如,美国可以将其核武器的唯一作用限定为遏制核进攻。可是,很难想象哪个国家会对美国发动核进攻。这就让美国民众认识到美国的核武器作用其实很小。美国的决策者需要给美国核武器的作用留下一些拓展的想象空间,在这些拓展的想象空间内,美国可能利用其核优势地位在范围广泛的问题面前迫使其他国家屈服。这就是一种强迫(*coercion*)策略。有两个原因使得美国以及其他一些核武器国家不便于对拓展核武器作用的想象空间进行明确界定。第一个原因是,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如果公开拓展其核武器的作用,明确表示其核武器用于一些特定的目的,往往会招致严厉的批判。例如,美国布什政府刚流露出意图,考虑开发新核武器用于攻击深埋目标,马上受到国内外的强烈批评。^②第二个原因是更为基本的原因。如果一个国家明确表示在某种条件下会使用核武器,而在这种条件出现时,它却没有使用核武器,那么,它就会失去信用。例如,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可以扬言,在本国航母受到常规武器攻击时,它会使用核武器进行报复。如果实际上它不进行核报复,它就会颜面尽失。可是,美国等核武器国家又希望其他国家由于担心受到核报复而不敢攻击美国的航母。因此,它们的做法是在这样的问题面前含混其辞:既不肯定,也不否定,让对方自己猜疑和担忧。这显然不是典型的核威慑政策,而是一种被动性的核强制手段。与此不同的是主动性的核强制,也就是发出明确的核威胁信号,迫使对手屈服。在对手不就范的情况下,这种主动性强制手段容易损失本国的信用。被动性的核强制手段就是以不排除使用核武器作为威胁,让对方自己猜疑、担心,最后知难而退。

① 基辛格指出,威慑有效性由三个因素构成:实力、使用实力的决心以及对手的认知。见詹姆斯·多尔蒂等《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五版),阎学通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第379页。一个国家明确给出使用实力的条件有利于对手认识到这个使用实力的决心,因此,这是有利于提高威慑有效性的。

② 例如Daryl Kimball, "New Nuclear Policies, New Weapons, New Dangers" <http://www.armscontrol.org/Ed.factsheets/newnuclearweaponsissuerebrief>.

核强制并不是没有成本的。感受到被动性核强制的国家会产生严重的不安全感,有的国家会因此而发展自己的核武器;有的国家甚至羡慕和模仿使用核武器的强制作用。这是核扩散的主要动力之一。朝鲜刚刚获得初步的核能力,就已经学会了使用核强制的手段。当朝鲜对外部行为,例如,国际制裁感到严重不满的时候,就会表示自己拥有核武器或表示自己拥有毁灭性的能力。^①

从防止核扩散的角度出发,有必要在世界范围内消除核强制的政策和实践。一个最为简单可行的办法,就是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明确承诺本国核武器仅仅用于遏制核进攻,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如果核武器国家这么做了,那么,它们就不再能够施加核强制影响力,与此同时,核扩散的动力也会下降很多。非常不幸的是,美国国内经过辩论,在最新的《核态势评估》报告中仍然未能放弃核强制政策,只是表示要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由于美国的强大示范作用,多数核武器国家暂时也不会放弃核武器强制政策。这会使得无核国家感到失望。美国在这次《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会前对多数无核国家做出了不使用核武器的承诺。实际上这并不是第一次,此前,1995年美国也做出过类似承诺。如果不在更为基本的政策文件中排除首先使用核武器,随着时间的变化和美国政府的调整,美国对无核国家做出的不使用核武器的承诺会被附加的条件所淹没。

消除核强制的政策和实践也有利于加快深度核裁军的进程。这对于影响美俄国内核政策辩论是非常有意义的。目前,美俄供宣布的核政策仍然保持模糊,这种做法会令其国内民众误以为其核武器非常有用,这样,核裁军的进程就会比较缓慢。一旦公众认识到核武器其实不是那么有用,深度核裁军乃至实现无核世界的障碍就会明显下降。

核武器作为国家地位的象征

美国的新《核态势评估》报告表示要用战略稳定性来处理与俄罗斯、与中国的核关系。实际上,战略稳定性在《核态势评估》报告中是非常次要的考虑,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权才是最主要的考虑。美国核武器的数量不是根据战略稳定性的要求计算出来的,而是根据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计算出来的。如果美国真的只是追求战略稳定性,保证可靠的核报复能力,那么,美国只需保留几艘核潜艇,总共可携带几百枚核弹头就远远足够了。实际上,美国部署了1550枚可计数的战略核武器;加上随时可部署的核武器,总数为5113枚^②,远远超出战略稳定性的需要。美国在计

^① Choe Sang-Hun, "North Koreans Condemn U.S. and Sanctions at Huge Rally", *New York Times*, June 26, 2009, p. A8.

^② 99 Fact Sheet: Increasing Transparency in the U.S. Nuclear Weapons Stockpile", http://www.defense.gov/ed.npr/docs/10-05-03_fact_sheet_us_nuclear_transparency_final_w_date.pdf.

算所需核武器总数的时候,其依据如下:(1)美国部署的战略核武器数量不能少于俄罗斯;(2)加上随时可部署的核武器之后,其数量要明显多于俄罗斯部署的战略核武器数量;(3)美国的核武器数量必须大大多于其他拥有核武器的国家。这些计算依据与战略稳定性没有什么关系。《核态势评估》报告和美俄新核裁军条约中真正体现战略稳定性的具体限制非常少,如限制陆基导弹携带多弹头;此外,美俄核裁军条约对反导有多强的限制,似乎并不明确。美国追求核武器数量优势(也包括质量优势),丝毫无助于战略稳定性,其主要目的是通过核武器的数量优势来彰显美国的领导地位。这是目前美国大幅度削减自身核武器数量的主要障碍。

从冷战开始,苏联就一直在追求核领域与美国平起平坐。冷战结束后,俄罗斯总体实力有很大下降,但是,俄罗斯仍然希望在核武器领域能够保持与美国平起平坐,并通过这一举措来维护其大国地位象征。俄罗斯反对美国部署反导系统,反映了俄罗斯对战略稳定性的追求;俄罗斯追求在部署的战略核武器数量上与美国对等,却不是简单地为了保持战略稳定性,而是为了保持俄罗斯的大国地位。美俄博弈的结果是,双方部署的战略核武器数量大体对等,美国暂时不在东欧部署反导系统。但是,美国有能力随时将部署的战略核武器数量增加一倍,而俄罗斯却不具备迅速扩张部署核力量的能力;美国也不保证永远不在东欧部署反导系统。因此,美俄在国际地位上的差距仍被看做是显著的。

美、俄双方如果只是将核武器作为安全手段,而不是将核武器当作其国家地位的象征,那么,它们就不会在核裁军谈判中那么执著于核武器的数量,核裁军的进程也会顺利得多,甚至它们可以通过单边裁军来裁减各自的核武器。

现在置身于核扩散问题中的国家也往往把核武器、核技术看做是国家地位的重要象征。就朝鲜而言,核武器对其安全并不那么重要。其原因在于,考虑地理的因素,朝鲜已经拥有了极为强大的常规威慑能力,核威慑能够增强国家安全的余地并不大,发展核武器甚至有可能增加朝鲜的脆弱性。对朝鲜而言,发展核武器成为打破孤立、获得国际承认的一种手段。伊朗目前的核计划也很难从能源角度得到解释,原因是伊朗完全可以从国际上获取发展核能所需的低浓缩铀,没必要建立自己的铀浓缩能力。伊朗坚持发展自己的铀浓缩能力,明显是认为发展核技术可以增强民族自豪感。将核武器或相关技术视作国家地位的象征,这也是核扩散的一个动力。为此,防止核扩散的一个方法就是将核武器与国家地位脱钩。

在当今世界中,核武器塑造国家地位的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式就是提供核保护伞。上文提到,用核武器来遏制非核进攻,这是一种类型的延伸威慑。提供核保护伞则是另外一种类型的延伸威慑。提供核保护伞(延伸威慑)是军事同盟关系的一种。在常规军事问题上,即使盟友之间一方实力较强,而另一方实力稍弱,看上去双方的军事关系也还是互惠的。实力弱的一方也可以对实力较强的一方提供军事支持。核问题则完全不同。核保护伞完全是单向的:只有盟主向实力较弱的盟友提供核保护伞,而不会倒过来。因此,在核问题上,盟主与实力较弱的盟友之间的主从

关系是非常明晰的、不容置疑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之间中苏关系破裂,其中一个原因就在于苏联希望与中国形成这样的明晰的主从关系,而中国从维护国家主权的角度出发难以接受这样的主从关系。美国现在向其盟国广泛地提供核保护伞,主要不是因为这些国家面临核威胁,需要核保护伞,而是美国及其盟友希望通过延伸威慑来明确以及固化美国与其这些盟国之间的主从关系。对美国而言,它要明确地将其盟友置于从属位置,仅仅依靠常规军事同盟关系是不够的。在常规军事问题上,美国的盟国需要美国的保护,而美国的军事行动也常常需要盟国出兵支援。这一点在过去一些年的美国军事行动中有明显的体现,例如,伊拉克战争中美国的一些盟国就派兵参加。而在核问题上,不管盟国是否需要核保护伞,接受美国的核保护伞就是这些盟国向美国表忠心的一种投名状。以澳大利亚为例,很难想象澳大利亚受到了现实的核威胁,以至于需要美国提供核保护伞,但是,这并不妨碍两国互相致意,表示要加强延伸威慑。日本也是一样,不管国际和地区局势如何变化,美国和日本新任的领导人往往会强调延伸威慑的重要性。这并不表示每一次日本政局调整都伴随着新的核威胁,以至于需要强调核保护伞抵御核威胁的价值,实际上是两国领导人在宣示日美军事同盟的牢固性以及军事同盟中双方的主从关系。美国通过提供核保护伞,彰显了美国对其盟国强有力的领导地位。美国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强调对国际上一个庞大的军事势力的领导地位,而美国的盟国则一方面借此表示对美国领导权的支持,另一方面对其他未能获得核保护伞的国家显示军事上的优越感。对无核的不结盟国家而言,核保护伞所体现的核军事同盟关系是一种潜在的压力。所以,这些国家往往强烈地要求核武器国家保证不对它们使用核武器。

结 论

2010年上半年,尽管核军控外交取得了一些进展,核裁军与核不扩散的步伐却仍然比较缓慢。究其原因可以发现,这主要是因为核武器的作用被不恰当地夸大了。利用核武器来遏制核进攻,其作用并不如广泛宣称的那么大;利用核武器来遏制非核进攻,在大多数情况下,这是不可信的。实际上,核武器往往被用作被动性的强制手段,用作彰显国家地位的手段。从防止核武器扩散、加快核裁军的需要来看,有必要降低核武器的作用,放弃核强制的政策和实践,并力图将核武器与国家地位脱钩。

面对日益严峻的核恐怖主义和核扩散威胁,目前是对核武器作用进行反思的良机。如果国际社会对减小核武器的作用取得共识,这将有力地促进国际核裁军与核不扩散,也有利于在一个更少核武器的环境里防止核恐怖主义。